

帝京景物略

【明】

劉侗
于奕正
樂保群
注

撰



帝京景物略

〔明〕

劉侗 撰
于奕正 撰
爨保群 注



故宫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帝京景物略/(明)刘侗,(明)于奕正著;栾保群注.
—北京:故宫出版社,2013.4
(明清美文十种)
ISBN 978-7-5134-0379-5

I. ①帝… II. ①刘… ②于… ③栾… III. ①小品
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I264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4441号

帝京景物略

著 者:【明】刘 侗 于奕正 栾保群 注

责任编辑:刘 辉 刘 玮

特约编辑:郎 寰

装帧设计:李 猛

出版发行:故宫出版社

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:100009

电话:010-85007808 010-85007816 传真:010-65129479

网址:www.culturefc.cn 邮箱:ggcb@culturefc.cn

印 刷: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18.25

字 数:290千字

版 次:2013年3月第1版

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~5,000册

书 号:ISBN 978-7-5134-0379-5

定 价:66.00元

前言

幾年之前，王亞民先生就約我做一本晚明小品的選注本，我慚謝不能，因為沒有「選家」的功力。要把晚明幾十位小品作家的著作通讀一遍，再斟酌出其中的精華，做到公平允當，無濫竽，無遺珠，就是施蟄存、錢杏邨等前輩都未能做到盡善盡美，何況不學如我。但在自己閱讀的範圍內找幾本喜歡的書做些淺注，還是可以勉力為之的，於是就校注了張宗子的兩種，《陶庵夢憶》與《娜嬛文集》，還有就是這本《帝京景物略》。

喜歡讀古代小品的不讀《陶庵夢憶》是個遺憾，不讀《帝京景物略》同樣也是個遺憾。張宗子的《陶庵夢憶》確實是晚明小品後期的一株奇葩，但却不是孤芳寂寥，為大家熟知的王思任、倪元璐、徐霞客以及享名於通俗文學界的馮夢龍、金聖嘆等，在小品創作上都是各呈異彩，而作為專書行世的，則劉同人、于奕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卓然秀出，完全可以和《夢憶》並蒂爭豔，而陶庵的另一種《西湖夢尋》則不與焉。

《帝京景物略》文字之「佳妙」，已經為前輩文人所服膺，而周汝昌先生更說《帝京景物略》是一部「奇書」。天下之大，能稱得上「奇書」的並不多見，「奇書」二字的斷語不好輕易下，即如有人說張岱的《夜航船》是「奇書」，恐怕張岱本人聽了也會發笑。但周汝昌先生如此評價《景物略》，却絲毫也不過分。當然這不僅是因為周先生讀的書多，他有比較，有見識，能抉擇而已了。我們只看

這書一百二十七篇中共寫了六十來座寺觀庵堂，那寫法的多變，角度的刁鑽，幾乎無一雷同，真是佳構翩至，妙句翻新，不得不讓人佩服劉同人的構想之奇，甚至覺得他有些挑戰平庸的故意賣弄了。

在描摹人情上，張宗子一時無匹，而在刻畫景物、營造場景上，劉同人也是不遑多讓。其文字的冷雋，造語之奇崛，狀物擬人，繪聲著色，不僅把景物的形狀，而且連內在的氣質一併推出，就是張宗子見了也是要心服的吧。這不是我信口開河。《滴水巖》寫巖洞水滴，「水滲滲生石面，既乳乃垂，既珠乃移，既就乃滴。上百千點，下百千聲，亂不成聽。剝剝密於棋方酣，局欲闌；刪刪疏於秋雨去，簷疑住。身巖滴中，視滴透瑩，如失串珠，如側下冰簾，散未編也。」從生成到滴下，既寫其形，復寫其聲，細膩傳神，算是古今無兩了。而寫吏部堂院中古藤，「縱送千尺，折旋一區」，僅八個字便把古藤的氣勢與風度烘托起來，進而想到親裁此藤的吳寬尚書的人品。全書的佳構妙句層出不窮，難怪周汝昌先生每讀此編，便禁不住拍案叫絕了。但本文不想在此書的藝術性上多說外行話，只想特別談談張宗子與劉同人二位的文字因緣。

我曾經在別處談到過，張岱在《兗州閱武》一文中列出一串北方樂器：「三弦胡撥琥珀詞四上兒密失叉兒機」，就借用了劉同人在《燈市》一文中的「其器則胡撥四、土兒密失、叉兒機」一句，但又被抄刻者弄得顛三倒四，不知所云。其實這些樂器中，張岱也許只認得三弦和胡撥四，還特意在「胡撥四」下注明就是南方人說的「琥珀詞」。而「土兒密失、叉兒機」，至今還未見有專家說清楚，究竟是什麼東西。另外，張岱雖然多才多藝，但自認蒔花上是個外行，寫《金乳生草花》時說到花木的

除蟲，也只能借用劉侗的《草橋》一段文字，只是劉侗說的是除菊蟲，張岱却未曉應做分別。

如果有人認為我說的「借用」有損於張宗子的文譽，那麼我就說，張宗子借用的可不僅這兩處。再看下面一例。劉侗人在《燈市》中說「夷蠻閩貊之珍異，三代八朝之骨董，五等四民之服用物，皆集」，張岱的《西湖香市》則有「三代八朝之古董，蠻夷閩貊之珍異，皆集焉」。《燈市》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話：「於斯時也，絲竹肉聲，不辨拍煞，光影五色，照人無妍媸，煙冒塵籠，月不得明，露不得下。」而張岱的《虎丘中秋夜》中的「絲竹肉聲，不辨拍煞」與《魯藩煙火》中的「一端門內外，煙焰蔽天，月不得明，露不得下」，就很難辯清與劉侗人的關係。我舉出此例，只是想說明張宗子對劉侗人文章的推重。《帝京景物略》在明末連印數版，很多精彩段落早已膾炙人口，即是有竊襲之癖的人也不會拙劣到去抄它的。

當然也不妨有人反問：豈知不是劉侗人借鑒張宗子呢？這也不失為一種意見，雖然可能性並不很大。巧的是，張宗子《兗州閱武》與《魯藩煙火》寫的都是崇禎二年到四年間的事，而《虎丘中秋夜》所記也應該是崇禎六年之前的事。崇禎六年至八年，正是劉侗人醞釀及寫作《帝京景物略》的時期，而且從七年到八年這一年的時間，劉侗人就住在南京專門寫作此書。張宗子與劉侗人的結識、交往，應該就在這一年內。我一直認為，《陶庵夢憶》中的文章，即便保守地說，也有半數以上不是明亡後的追憶，不僅那些「應用文」，包括他十六歲寫的《南鎮祈夢》，二十二歲時寫的《絲社小檄》，二十六歲時寫的《鬪雞檄》，三十七歲時寫的《鬪茶檄》，四十四歲時寫的《張燈致語》之

類，就是很多遊記小品也都應該是即時之作，所以《兗州閱武》、《魯藩煙火》、《虎丘中秋夜》並不是沒有當時或稍後所作的可能，而那時劉同人還在世上，也就是說，他們有可能對彼此的文字做過筆墨交流。

張宗子在晚年寫《祭周戩伯文》時，曾回憶起自己交遊的一些重量級師友，其中道：「余好遊覽，則有劉同人、祁世培為山水知己。」張岱此處說的「山水知己」，可不僅是指像秦一生那樣的旅伴而已，這是對自然山水，以及園林建築、寺觀文化、市民風俗等一切「景物」在審美觀念的契合。因為劉同人與張宗子一樣，在寫作範圍內來看，都是都市文人。他們二人的審美觀問題，以後也許會有人專門研究，此處只想再把劉張二位在文章上另一處「契合」揭示出來，供喜歡張岱的朋友參考。

劉同人的《定國公園》是《景物略》中的名篇了，文章不長，但還是稍作節略吧：

故樸莫先定園者，實則有思致文理者為之。土垣不墜，土池不斃，堂不閣不亭，樹不花不實，不配不行，是不亦文矣乎！……西轉而北，垂柳高槐，樹不數枚，以歲久繁柯，陰遂滿院。藕花一塘，隔岸數石，亂而臥。土牆生苔，如山脚到澗邊，不記在人家園。……西過一臺，湖於前，不可以不臺也。老柳瞰湖而不讓臺，臺遂不必盡望。蓋他園花樹故故為容，亭臺意特在湖者，不免佻達矣。

而張岱《夢憶》中有《愚公谷》一文，其末段云：

愚公文人，其園亭實有思致文理者為之，礫石為垣，編柴為戶，堂不層不廡，樹不配不行。

堂之南，高槐古樸，樹皆合抱，茂葉繁柯，陰森滿院。藕花一塘，隔岸數石，亂而臥。土牆生苔，如山脚到澗邊，不記在人間。園東逼牆一臺，外瞰寺，老柳臥牆角而不讓臺，臺遂不盡瞰，與他園花樹故故為亭臺意特為園者不同。

兩相比較，豈不很有意思乎？這當然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。而且我發現，張岱這一段中有兩處可以用劉文來比較，一是那石，究竟是「亂（古治字）而臥」還是「亂而臥」，文章本來要說的是「樹無行次，石無位置」的天真自然，似乎要以「亂」字為勝了。那麼《夢憶》中的「亂」字，就有可能為抄刻者所誤。再有就是張文的最後一句，少了一個字，無論是誰都斷不成句，如果依劉文補上一個「容」字，點為「與他園花樹故故為「容」、亭臺意特為園者不同」，那就舒坦多了吧。

劉同人與張宗子即是不相借重，也能各自名家，秀出於晚明小品的作者之林。所以這些異同比較，就毫無現代意義的對剿襲的追究。張宗子的另一位「山水知己」祁世培即祁彪佳，名氣地位在當時要遠勝於張宗子，撰《寓山注》，就與張宗子交流過，見於《鄉嬛文集》中的《與祁世培書》及《跋寓山注》。與祁世培彼「知己」如此，與劉同人此「知己」豈必不然！他們之間在文字上的交互為用，不管是誰用了誰的，為什麼不能當做一段文壇佳話來看呢。

這並不是替張岱做什麼遮掩，更不能把眼下一些人剽竊別人學術成果的下作行徑與他們相比擬。就是劉侗的《景物略》，其實也不忌諱襲用前輩的文句，如卷一《滿井》一篇，就襲用了袁中郎的《滿井遊記》，而卷五《法雲寺》、卷六《中峰庵》更借鑒於袁小修的西山諸記。對此我仍認為是推

重前輩之意。劉侗在崇禎初年已經頗有文名，但他竟然跡近抄襲地把二袁的小品大段採入自己的文章中，就可以看出這位一向被人視為竟陵派後勁的劉同人，與其前輩鍾惺、譚元春的區別。鍾、譚是以其「孤峭幽深」來矯正公安派的流於「淺俗」，而劉侗則是出入於公安、竟陵之間，有意識地對兩派綜合。他用二袁的文字點綴自己，就是向世人表明這一意圖。在這一點上，他應該是比張岱早走了一步，而且從前面舉的例子來看，張岱文章中的竟陵痕跡，應該與劉侗有很大的關係。（順便提一下：張岱作《石匱書》，在「科目志」中載崇禎七年一科進士，列其中著名者僅六人，其中即有劉侗。有趣的是，對天啓二年成進士的至交祁世培，張岱却未將其列入本科的「著名者」。劉同人除了文章之外，毫無功業可言，由此可見宗子對其文章之傾倒了。）但張岱究竟不凡，我們試把劉同人的《英國公園》與張宗子的《筠芝亭》相比讀，兩篇風格相近，而文字曲奧，情與景生，能分出高下麼？可以比看的還有劉的《弘仁橋》與張的《及時雨》等篇，相信讀者會產生一種看「對臺戲」的興奮感吧。

劉侗長於張岱四歲，但他卒於《景物略》寫成後的第二年，即崇禎九年，而張岱的辭世則在四十多年之後了。他們的死相隔了一代，但從生的一面，却算是「同齡人」；雖然張岱別有成就，如史學巨著《石匱書》，但在小品的創作上，劉侗絕對能和張岱並列為燦爛奪目的「雙星」。前不久幾位同學好友相聚，商傳學兄曾經在北京門頭溝區做過不知道有多麼小的幹部，所以別人不去的野僻地方他都去過，我向他請教那裏的地名方位，自然說起了《帝京景物略》。商傳對這書稱道不置，說劉侗的文章實際上已經超過了鍾伯敬和譚友夏，這正合我意。但當我說晚明小品中能與張宗子並肩的只有劉

同人時，他却故意開玩笑地說不對，應該反過來說，能與劉侗相比的只有張岱。這倒也是事實，當時劉侗的名聲影響要比張岱大得多。於是他說到謝剛主師晚年寫文章，有意融入竟陵派，特別是劉侗人的文字風格。謝老不僅是史學家、文獻家，在「五四」以來的散文大家中也佔有一席。能在白話散文中吸收竟陵派的長處，旁人難以想像。這事一向未見有人說及，也許是謝老的「夫子自道」吧。

讓後人無限惋惜的是，劉侗正在準備寫《南京景物略》時，却不幸病死於從南京到揚州的途中，從此人世間就少了一本奇書，晚明江南風物的長卷就只能讓張宗子專美了。但他也有比張岱幸運的一面，在他去世之前，《帝京景物略》就已經付梓了，而張岱的代表作《陶庵夢憶》先靠抄本流傳，等到印出「全本」時，已經是他辭世百年之後，即是對其中的錯字漏字，他也是無可奈何了。但張岱的遺憾已經在今天得到了補償，近三十年來，《夢憶》的出版與研究已經成了熱門，相比之下，《帝京景物略》就未免有些向隅之冷落。

這自然也有它的道理。《帝京景物略》從題材上就不如《陶庵夢憶》飄逸靈動，可以自由選擇亮點。它與模倣其形式而作的《西湖夢尋》一樣，都有界定的範圍，那個圈子是不能隨便跳出去的。但就是在這個固定的圈子裏，劉侗人仍然能施展他的文字功夫。《于少保祠》，是以史論出，原原本本，為于謙辯誣。而《三忠祠》一則，僅「三忠祠祀三忠，漢武侯、宋鄂王、信國也」一句，而全篇均說運河，因三忠為人所熟知，談則必入窠臼。寫達官貴人的宜園，簡直就是百無一宜的凶宅。寫碧雲寺之豪華惡俗，全無山林之韻，只是一句「比丘僧尼，優婆男女，發願願生；而碧雲寺僧，不事往

生也，住是界中矣」，便把寺中僧人的「極樂世界」挖苦到極致。寫火神廟，把廟堂上皇帝大臣乞靈於鬼神的愚昧不露声色地揭發出來。所以于奕正雖然說此書「比事屬辭，不置一褒，不置一譏」，但還是要補充一句：「習其讀者，不必其知之，言外得之。」作者的愛憎取舍貌似隱晦，其皮裏陽秋還是耐人尋味的。

另外，《帝京景物略》究竟不是一本像《陶庵夢憶》那樣可以讓入輕鬆閱讀的書。即是老輩文人，對此書也不是一閱即了然於胸，他們總是再讀三讀之後不斷地汲取其趣味，這就是周汝昌老先生到晚年閱讀時還忍不住拍案叫絕的原因。所以我個人認為，此書不必從頭讀起，看到哪一篇好讀，愛讀，就不妨從它開始，讀上幾篇，就會慢慢領略、習慣這位竟陵派殿軍的文字風格。而且此書句子的曲奧，也並不那麼神秘，大多只是散文的精煉與詩化，隨便舉個例子，《滿井》一篇中有句「藤老蘚，草深煙」，讀來古崛，其實意思不過就是「藤老而生蘚，草深而生煙」而已。話雖如此說，但要讀下去，也須要能「耐」得下心，這不是我說的，是大名鼎鼎的紀昀。

此書在劉侗生前就已經付梓，而且明亡之前多次刻印，有「全本」，有把所附詩歌做了部分刪略的「簡本」。近年來重印的多取「全本」，我這次本也不敢例外。所謂「不敢」，就是眼下一些讀者或藏書者喜歡求「全」，即如《陶庵夢憶》，中華書局用「王見大本」，不收「硯雲本」多出的《魯王》等四篇，本來沒有什麼不對，但就聽見有讀者說它不全，建議別人不要買。現在的出版界面對追求「大全」的讀者，順者雖然未必昌，逆者却無疑要收獲一批訾議的。但等到全書編排完畢，只等付

印了，面對將近五百頁的校樣、近百元的初定價，我便改了主意，這字數比《景物略》原文還多一倍的詩歌究竟能有幾多人看呢？在請示了故宮出版社的領導及編輯之後，決定把書中所附詩歌全部刪掉，只留正文。這樣全書的篇幅就減少了一半，再於空白處點綴以魯迅和鄭振鐸編選的《北平箋譜》中的圖畫，起碼讓我從良心上感到對得起讀者的錢袋了。

但說到全與不全，就必須提一提對《帝京景物略》大加刀斧的紀昀刻本了。我與一些人的看法不同的是，紀昀的刪削是出於對此書的特別偏愛：因為「御製《日下舊聞考》」的影響，此書未收入《四庫全書》，紀氏就自己刻了出來，而且為了讓它便於流布，就把所有的附詩全都刪掉，讓此書的篇幅減少了三分之二還多。至於紀氏為此本所作的序、跋，雖然有不少指責公安、竟陵的官面文章，但開頭一句「游名山者耐曲徑，不曲不幽，不幽不奇，不耐則山之佳處不見」，就道盡了《景物略》的妙處與讀法。至于他刪掉《太學石鼓》五百三十三字，《首善書院》一千二十八字，也未為無見，只是全刪《李卓吾墓》，未免讓人感到有些衛道者的假正經了。紀氏的這兩篇序跋是相當重要的，現在雖然附於書末，還是希望讀者能提前翻閱一下。紀序在談到自己的「刪本」時說：「或以廓清為刪者功，未可知也。或此本竟漸行，原本竟隱，使人知有詩而不得見，以庸妄為刪者詬，亦未可知也。然使人不見其詩，以庸妄為刪者詬，則刪者之有功於二君也更大矣。」對於這個注本，此語或也適用吧。

劉侗，字同人，湖北麻城人。為諸生時即有文名，而因為「文奇」得不合時宜，



在萬曆四十六年省試時，與譚元春等受到降等處分。後捐貲入北京太學，崇禎六年參加順天鄉試為舉人，次年成進士，授吳縣知縣。而于奕正字司直，為順天府宛平（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北京西城區）人。崇禎初為宛平縣學生員。世家子，好交遊，譚元春與劉侗至京師，就住在他家，可見他的文學趣味所向。劉侗中進士後買舟南下，奕正即隨他到了南京，二人在金陵滯留一年，撰寫了這本《帝京景物略》，同時策劃着《南京景物略》的寫作。可惜的是，《帝京景物略》於崇禎八年刊行不久，《南京景物略》還在草創中，于奕正與劉侗就先後謝世，从此給後代留下了不盡的遺憾。

《帝京景物略》雖然幾乎不用甚麼典故，但文奇句奇，這樣注釋起來就很是費力不討好。對一些簡古崛奧的文句，我試着用白話做了一下疏通，未必準確，就是準確了也不可能傳神，最後要領略到文章的妙處，還要靠讀者諸公自己耐着性子慢慢體會，一通百通，這才是讀書的樂趣。這實在是沒辦法的事，請大家諒解吧。本書後面附了一幅明末北京的城門示意圖與一個明代諸帝年號表，這些就省去了很多注釋的篇幅。其他不妥之處，就請諸位多加指正。

藥保群

二〇一二年八月至十月

序

燕不可無書而難為書。本朝之制，敦尚節儉，非有漢唐宮室之廣麗，別館離苑，跨山彌谷，以數百千計也；非有原廟之幸，原廟，即漢高祖劉邦之廟。初漢高祖既歿，惠帝即位，乃作複道通高祖廟，每月具衣冠出遊。後以叔孫通之言，建原廟於渭水之北，每月衣冠遊幸。汾陰之祠，漢武帝立后土祠於汾陰，時巡祭后土以祈丰年。汾陰在今山西萬榮。閣道周流，閣道即複道。秦始皇作阿房宮，周馳為閣道，自阿房殿下直抵南山。漢時不僅皇帝多於臨幸之處修閣道，即諸王之豪奢者亦於王國內修閣道。如景帝時，梁孝王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。長途中宿，若九成、華清之避暑也；九成宮，位於陝西寶雞麟遊。始建於隋文帝，名仁壽宮。唐太宗修復擴建，更名九成宮，為太宗之離宮。華清宮，在陝西臨潼驪山上，為唐玄宗離宮。九成宮可避暑，華清宮則往往於秋冬臨幸。非有長楊較獵，長楊在陝西整屋，自秦時即有長楊宮，漢代因之以為離苑，多畜野獸，校獵其中。成帝時，揚雄作《長楊賦》，諷漢帝之誇奢。周隄禽獸，周隄，圍獵禽獸的欄圈。揚雄《長楊賦序》：「以網為周隄，縱禽獸其中。」昆明、曲江之水嬉也。漢武帝於長安城西南穿昆明池以象滇池，周四十里，以習水戰。曲江在長安城東南，隋時鑿為池，稱芙蓉池，唐玄宗引滻水注曲江，築池稱曲江池。地可墾辟九達之外，《三輔黃圖》：「長安城面三門，四面十二門，皆通達九達，以相經緯。」後多以九達指京城內的大路。此處代指京城。漢代以來，諸帝多於京師之近設苑囿，不許百姓耕植樵采。此言明代則京城之外即可墾辟田地。以贍農萃氓隸。萃，通「悴」。農萃即農民之勞悴。其可覽觀，則擊壤之叟，晉皇甫謐《高士傳》：「晉帝堯之世，天下太和，百姓無事。有老夫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，歌曰：『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何德與我哉！』祝釐之倫，祝釐，向神靈祈求福佑。相與夷嶮而堙谷，夷山嶺，填深谷。列植招提，招提，即佛寺。靈囿仙臺，靈囿，眾仙之號。遠近落離。落離，斷

續相間。於是都人士遊焉、觴焉、詠焉，曰：燕難為書，燕不可無書也。

陳留之志風俗也，陳留，漢郡名，治所在今河南開封東北，所轄則相當於今開封地區。晉江微撰《陳留風俗傳》。襄陽之志

耆舊也，襄陽，三國魏郡名，治所在今湖北襄陽。晉習鑿齒撰《襄陽耆舊記》。會稽之志典錄也，秦及西漢會稽郡治所在今蘇州，

東漢以後則在今浙江紹興。晉虞豫撰《會稽典錄》。岳陽之志風土也，岳陽，今湖南岳陽一帶。宋范致明撰《岳陽風土記》。雒中

之志伽藍也，北魏楊街之撰《洛陽伽藍記》。華陽之志人物也，華陽，古地名，地域以今四川為主，包括雲南、貴州部分。晉常璩撰《華陽國志》。志焉爾。余門人劉生侗之志燕異是。其言文，文，講究文采。其旨隱，褒貶之旨不顯露。其取類

廣以僻，其篇幅無苟畔。苟畔，隨意、混亂。其刻畫也，景若里之新豐，雞犬可識也；《西京雜記》：劉邦為沛邑豐

人，既得天下，以其父為太上皇，使居長安深宮，太上皇以無舊識，悽愴不樂。高祖乃於酈邑（今陝西酈山）作新豐，全仿豐之村坊，衢巷

棟宇一切皆相同，移豐人至此，各知其室，放犬羊雞鴨於通塗，亦競識其家。物若偃師之偶，歌舞調笑，人可與娛、可與怒

也。《列子》：周穆王時，有巧匠名偃師，製偶人，與真人無異，歌舞應節。穆王與盛姬內御並觀之。技將終，偶人瞬目而招王之左右侍

妾。王大怒，偃師乃拆解偶人，方知非真人。粵古作者，未有是矣。

爰有于子奕正采厥事，周子損采厥詩，以佐劉生之筆華墨瀋。蓋周咨於燕者五年，周咨，多方採訪。著

於秣陵者經年而成書，南京古稱秣陵。曰《帝京景物略》。劉生以質於余，而後乃行之。

余得讀是書，綦詳矣，「略」言之者何？以余所聞於燕，醫無閭之山，醫無閭山，或作醫巫閭山，《周禮·

夏官》「職方氏」：「東北曰幽州，其山鎮曰醫無閭。」得名甚早，雖名為五鎮之一，其地實不可考。後世以遼寧錦州間山當之。但其山說

在幽州，而古幽州却并不相當於燕地，方逢年以為屬於燕，不妥。昭餘祈之數，漢應劭《風俗通義》言各地大澤，云「并州曰昭餘祈，

在幽州，而古幽州却并不相當於燕地，方逢年以為屬於燕，不妥。昭餘祈之數，漢應劭《風俗通義》言各地大澤，云「并州曰昭餘祈，

在鄆縣北」。是在今之山西，更與燕無涉。崆峒之上，廣成子之石室存焉；事本於《莊子·外篇·在宥》，言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，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山，故往見之，問至道之精。此係寓言，而崆峒山有在今甘肅與河南二說。西山之大小翻，王次仲之所落其翼也；梁任昉《述異記》：王次仲年少入學，及弱冠，變倉頡舊書為隸書。秦始皇遣使徵之，不至。始皇怒，檻車囚之上路。途中次仲化為大鳥，出車而飛去。至西山，乃落二翻，一大一小，遂名其落處為大、小翻山。按大、小翻山在媯州（今河北懷來），也有說在河北獲鹿者，而此處以京師之「西山」當之。息壤之湧金馬門，《山海經》言鯀竊天帝息壤以堙洪水。息壤即能自生之土，後世有土石全湧出地的現象，人亦以為下有息壤。金馬門，為漢代長安城宦者署門，門傍有銅馬，故謂金馬門。此處所言息壤湧出於金馬門，「金馬門」或為金元某宮門之代稱，而其事不詳。張世傑之生范陽村，張世傑，涿州范陽人。蒙古滅金後投奔南宋，成為南宋末抗元最重要的將領之一。謝枋得之餓憫忠寺，謝枋得，南宋末抗元義士。宋亡，寓居閩中。元朝屢召出仕，堅辭不應，強之北行至大都，於憫忠寺（今北京法源寺）絕食而死。興會所不至，斯不及焉，曰「略」也，諒哉！

賜進士第、中憲大夫、協理詹事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、管理纂修玉牒事務、前南京國子監祭酒、直起居注、纂修兩朝實錄、知制誥、經筵日講官方逢年撰。方逢年，崇禎末官至禮部尚書、東

閣大學士，明亡，偽降於清，暗通南明以圖恢復，事覺被殺。



叙

都，應垣也；燕之應，極。都，都城。垣，此指天穹三垣中的紫微垣。極，天之北極，北極星為天穹中心，在紫微垣中。

「都應垣」，言人間的帝都對應天上的紫微垣。而燕都因處於中國北方，正對應紫微垣中的北極星。垣有三焉，極二而已矣。中國古天文學把北極星及附近的星座劃分為三個區域，即紫微垣、少微垣、天市垣，合稱三垣。其中紫微垣為天帝宮庭，少微垣為天帝官署，天市垣為天帝及群臣巡遊之處。而北極星不僅為紫微垣的中心，也是整個天空的中心。日東出，躔十有二，躔，踐，足跡也。天文中的十二躔即十二次，是指日月五星由東向西經過天穹時所「暫停」的十二處位置。其名稱為星紀、玄枵、諏訾、降婁等，而表現為時間則又有十二辰之說，即子、丑、寅、卯等。此處「日東出」云云，是太陽運行一周天，需經十二躔，亦即經過十二個時辰。極北居，指十有二，以柄天下之魁杓。北極星居於天之北極，其旁的北斗七星組成一個「斗」形，即所謂「魁杓」，魁是斗體，杓是斗柄。天體運行，北斗七星環繞着北極運轉，一周始，而斗柄始終指着北極。所以就可以想像成北極掌握着斗柄以控制整個天體的運轉。以上劉侗是用上天與人事相應之說，來說明北京的位置就和北極控制着天體一樣，可以操控整個天下。

天險設於坎，地勢厚於坤，按八卦方位，正北方為坎，北京處於北方，有天險之利。西南方為坤，言北方地勢較西南厚重，所謂「地厚德載物」，也是建國之利。皇建而人民會歸於極，有進矣。《書·洪範》箕子洪範九疇，其五為「皇極」：「皇建其有極。」此言既有天險地利，再建以大中正之道，則人民將會而歸之。帝北宅南向，威夷福夏，玉食航焉。此言南方的糧食可以沿運河供應京師。蓋用西北之勁，制東南之饒，亦用東南之饒，制西北之勁。饒勁各馭，勢長在我。若欲饒其所勁，勁其所饒，則不識先皇之遠算矣。又進矣。

燕雲割而中華蹙：五代石晉割燕雲十六州與契丹，從此中國（主要指北宋和南宋）為敵所蹙。蹙，逼迫。嶺可界也，界